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内在逻辑、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

[摘
要]
新质生产力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践行绿色发展理念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了持续动力，两者相互促进，协同共进。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具有丰富的价值意蕴，能够推动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经济体系、形成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促进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治理。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应指向现实层面的实践路径，必须大力推动科技创新、完善体制机制、激发绿色生产要素活力，完善人才激励制度、推动绿色经济体系的完善，多措并举，合力推进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取得实效，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关键词] 新质生产力；绿色发展；低碳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习近平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甚至破坏自然必然会遭到大自然的报复”[1]。2024年2月，他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指出：“绿色发展是高质量发展的底色，新质生产力本身就是绿色生产力。”[2]

当前，人类正面临前所未有的生态环境挑战。环境污染、全球气候变暖等问题日益严峻，而发展新质生产力在改善环境质量、完善绿色发展制度体系、加速绿色发展模式转型等方面展现出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因此，我们不仅应把握好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机遇，并以之为抓手，加强科技创新和人才培养，推动新技术、新能源及新产业的快速发展，同时，还应通过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推动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为实现高质量发展目标奠定坚实基础。

二、研究综述

绿色发展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关键。关于绿色发展的既有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类：一是关于绿色发展内涵。基于社会发展与中国式现代化的关系，刘华军等认为绿色发展涵盖“自然、经济、社会”三大维度和 “人口、资源、环境、发展”四个方面的辩证关系[3]。基于生态观与文明观的视角，任玲认为绿色发展是以实现生态和谐为重要特征，以绿色化和生态化的方式来实现对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重构[4]。基于社会整体发展角度，余敏江认为绿色发展有利于统筹推进生态文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具有环境和经济协调共进、共生共荣等新特征[5]。二是关于绿色发展面临的困境。徐嘉祺等指出，绿色发展制度设计存在一定短板，现有法律监管和补偿支持的不到位，导致绿色生活方式转型面临体制机制困境[6]。韩晶等认为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尚未实现完全脱钩，经济发展对自然资源和环境发展造成一定的压力[7]。三是关于推动绿色发展实践路径。周昊天等主要从创新绿色发展体制机制角度提出绿色发展保障机制[8]。张夏恒从科技创新的视角，强调通过技术创新动力、要素创新动力、产业创新动力为绿色发展提供创新动力[9]。赵晓宇等则强调通过持续修复治理生态环境来促进绿色发展[10]。

对于新质生产力的研究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新质生产力绿色内涵的研究。李晶等从“新质”二字入手，认为新质生产力以“新”为起点，聚焦于新技术、新能源与新产业的突破；以“质”的优化为落脚点，致力于实现低能耗、高质量双重效果的提升[11]。王士荣通过比较新质生产力与传统生产力，发现新质生产力具有高度智能化、清洁化、生态友好和可持续发展等特点[12]。二是从生产力绿色化的角度研究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邓洲研究发现，以数据信息为核心要素、颠覆式创新为根本来源是新质生产力的主要特征[13]。黄群慧等从新质生产力的发展目标角度认为，促进经济社会的绿色化和低碳化发展，是构建新型生产力体系的内在要求[14]。三是将新质生产力作为新生产要素研究其在推动实现绿色低碳发展中的作用。杜仕菊等从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内在耦合于中国式现代化发展的角度，探究了新质生产力对于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重要意义[15]。新质生产力通过新技术、新能源与新产业的发展，为实现绿色发展提供了强劲的动力，同时，绿色发展也明确了新质生产力的生态导向，确保新质生产力符合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要求。

将“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于新质生产力促进绿色发展实践路径的相关研究。姜长云认为构建新型生产力体系的关键路径包括：创新引领、以民为本、环境友好、集成增效及产业链网一体化[16]。赵剑波认为应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整合应用，对传统产业通过实施环保技术升级，促进新能源、清洁生产等新兴产业实现快速增长，推动产业向更智能、更灵活和更环保的方向转变[17]。二是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的作用机制研究。卢江通过测算新质生产力在污水以及垃圾处理等行业的效用发现，新质生产力在清洁产业中发挥了重

要作用，呈现出高度清洁与低碳效应[18]。三是新质生产力对于绿色发展的价值研究。张涛指出新质生产力充分彰显绿色底色，有助于提高社会绿色化和清洁化水平，提升生态环境质量[19]。

综上可见，对于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相结合的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有待深入探讨。因此，本文试图以新发展理念为切入点，探讨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价值意蕴以及实践路径，厘清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的内在联系，以期为解决环境问题、实现可持续发展提供理论指导与实践路径。

三、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内在逻辑

（一）新质生产力是绿色发展的重要支撑

转变传统粗放型增长方式，推动经济发展走向绿色化和低碳化，是解决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本途径[20]。新质生产力的“新”是指“新技术”“新能源”和“新产业”，“质“主要是指“高质量”“多质性”和“双质效”。新质生产力通过与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的融合应用，实现了产业的绿色化、高端化、灵活化、智能化，有效提升了社会生产效率，促进了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以及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发展。

首先，新质生产力以“新技术”赋能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以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是一种具有广泛渗透性和融合性的优质生产力形态[21]。新质生产力依托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实现发展方式的清洁化与低碳化，如清洁生产技术、碳捕捉、可再生能源技术等，在促进工业优化、设备升级等方面起着核心作用，利用新质生产力对传统产业进行绿色化与智能化改造，能有效降低资源能源消耗，提升废物处理效能，进而减少对自然产生的负面影响。其次，新质生产力以“新能源”赋能绿色发展。能源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重要物质条件，开发利用可再生能源是解决能源和环境问题的关键途径之一[22]。新质生产力涵盖了新能源这一领域，与传统能源在使用过程中会产生有害气体且使用后不可再生有所不同，新能源如水能、风能等能够有效减少对传统能源的依赖，利用技术的突破，引领产业向更加绿色、清洁、低碳的方向发展，降低污染物的排放量，减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从而促进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最后，新质生产力以“新产业”赋能绿色发展。新质生产力从发展的高端化、经济的智能化与产业的绿色化出发，有利于加快培育新兴技术产业，加速绿色技术在新兴产业的应用与推广，以数字经济产业、绿色产业等推动整个产业向着更加绿色、高效的方向发展，拓展产业绿色发展空间，培养产业发展新模式与新产品，促进绿色低碳经济的发展。

（二）绿色发展理念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持续动力

“绿色”被视为高质量发展的主要标志，体现了高科技、高效率、高品质的生产力要素，新质生产力本身就具备了绿色发展的特征，与绿色生产力之间存在着天然的联系，绿色与新质是相互依存的，二者不可分割。

绿色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提供方向目标。首先，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生产方式、业务流程和产品服务的绿色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环境效益，从而实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绿色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对传统生产方式进行全面的绿色转型，通过引入先进的节能环保技术，提高生产效率、优化资源利用。其次，绿色生产力与“双碳”目标密切相关，发展绿色生产力必须积极应对气候变化挑战和环境治理风险，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为实现“双碳”目标提供有力支撑。通过发展绿色生产力，推进绿色技术创新，减少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质量。绿色生产力的发展离不开绿色金融的支持，绿色金融为经济社会的绿色低碳转型提供高效的资金融通和全面的风险保障服务，助力绿色项目的顺利实施和推广。最后，以绿色金融为支持，加快绿色生产力的发展步伐，推动绿色技术和产业的创新与应用，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发展新质生产力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要求，而新质生产力的本质就是绿色生产力。

（三）新质生产力与绿色发展统一于新发展理念

新质生产力是区别于传统生产力的一种先进形态，其核心在于“新”，体现为新技术、新能源和新产业的发展。其目标在于“质”，即追求高质量、多样性和高效能的发展。绿色发展强调环境的高质量发展以及社会的可持续进步。新质生产力为绿色发展提供动力，而绿色发展为新质生产力指明方向，二者共同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随着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经济社会发展正进入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高质量发展阶段。

四、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价值意蕴

（一）构建绿色低碳的产业经济体系

产业转型升级是一个全要素、多层次的进程，它触及产业结构、技术革新、市场动态及企业管理等多个层面，旨在借助技术与模式的创新，推动产业迈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确保产业的高质量、可持续

发展。新质生产力通过加速产业的迭代升级，催化产业间的协同与跨界融合，推动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畅通产业、市场和经济社会循环，夯实了新质生产力的产业根基，为绿色发展铺设道路，更为打造一个效率更高、环境更友好、市场更开放的产业体系提供支撑。

一方面，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重点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在促进创新发展的同时，牢牢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推动传统产业绿色低碳改造升级，不断壮大产业发展的新动能，使企业在市场竞争中获得更大的优势。推动传统产业向产业化、集约化和绿色化方向迈进，为整体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通过技术的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的创新性配置以及产业的深度转型升级，摆脱了传统经济增长方式，催生出了新的生产力形态。积极推动全球合作与交流，分享技术创新和绿色发展经验，共同应对环境挑战，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另一方面，“新质”是指旧生产力在智能化、信息化不断冲击下，由于科技创新、产业转型升级等衍生的新质态[23]。新质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设备更新和技术创新的应用。通过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大对重要科技项目特别是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和技术研发的资金支持，推动数字技术与产业链深度融合。

（二）形成绿色健康的生活方式

在经济社会发展浪潮中，新业态、新模式不断涌现，为网络协同、智能管理、数字技术水平的不断提升创造了条件，传统产业向数字化、科技化转型推动了生产生活绿色转型的进程。

一方面，新质生产力强调高效利用资源和技术创新，通过先进的污染处理技术，有效减少有害物质的排放，避免二次污染，最大限度地减少废物对环境的影响，从而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居民幸福感，提升人们生活品质，为实现共同富裕奠定了坚实基础，彰显了“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为人民提供了更多优质的绿色产品，推动生活方式的绿色化革新，实现生产、生活与生态的可持续发展[15]。另一方面，新质生产力拓宽了绿色技术、绿色知识的传播途径，促进了生产方式的绿色转型，随着绿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原创性、颠覆性和前沿性的绿色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这不仅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新型就业岗位，更促使劳动者自觉主动地培养创新思维，提升工作技能，从而实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双向发展[9]。

（三）推进生态环境的修复与治理

在工业化进程中，科技进步虽然带来了物质财富的增长，但也造成了环境破坏、资源枯竭和生态失衡

等一系列问题。在此背景下，以科技创新为主要驱动力的新质生产力，在推动绿色发展、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进程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首先，新质生产力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为全球治理提供了智慧与方案。生产力作为推动经济社会与自然环境协调发展的关键要素，体现人与自然间的物质交换，在向自然索取必要物质资料的同时，也要恢复自然状态，以确保资源的持续利用[24]。中国在环境治理过程中，通过推动工业化智能转型催生智能经济的提质增效，优化产业结构，开发可再生资源，提高资源利用效率，降低温室气体与有害气体的排放量，为社会向绿色转型发展、新兴产业的创新性发展带来机遇。其次，新质生产力以跨领域、跨行业的协同创新绿色发展。当前，在科技与产业革命飞速发展的同时，全球面临资源枯竭、环境污染和生态失衡等一系列危机，绿色低碳发展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基本原则。基于中国国情与经济发展优势，我国将绿色生产力融入生态环境治理系统，保持本土化与开放化协同发展，在推动生态环境治理的过程中，不断推进中国式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五、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实践路径

（一）加速绿色低碳技术成果转化，促进绿色发展目标实现

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一个关键环节在于实现新质生产力的创新突破，尤其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的创新突破。必须加强科技创新，特别是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使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成果竞相涌现，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新动能[25]。

加强绿色技术的创新与应用。习近平指出：“科技创新能够催生新产业、新模式、新动能，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要素。”[2]科技自主创新是提升企业全要素生产率的核心支撑，在推动生产力的结构功能与效率变革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是驱动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牛鼻子”和“主引擎”。一是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强对绿色技术创新企业的支持，实施关键的绿色技术项目，为绿色技术和项目提供资金支持；改善绿色技术创新环境，加强绿色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和服务，完善相关知识产权的统计和监控；提升企业社会和环境责任意识，完善企业内部的绿色技术创新管理，调整组织结构和管理模式，探索有效的绿色技术与管理制度相结合的方式，推动技术、模式和标准的创新。二是鼓励社会科技成果不断涌现。通过绿色技术加快自我绿色转型和绿色动态能力培育，鼓励社会研发水平的全面提升和研发成果的积极涌现，为社会的绿色发展提供高质态、持续性动力与信心支持，增强绿色

技术创新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提速增效的示范效应，带动社会绿色发展水平随之提升。三是加强科技产业链的协同与创新。绿色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就是绿色技术创新水平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融入性和适应性，卓越的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将直接影响到绿色发展水平。助力以新质生产力促进绿色发展的低碳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加快构建绿色低碳循环经济体系，引导实体经济向更高端、更清洁和可持续的方向发展，推进产业绿色化和绿色产业化。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以区块链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为核心的数字经济，已成为驱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引擎，将有力推动经济的高质量增长。一方面，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厘清传统产业在绿色转型上面临的困境，明确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根本任务与路径，以创新思维应对传统产业转型问题，以科技手段解决传统产业高能耗、高排放问题，降低传统产业运营与服务成本，同时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实现产业的绿色化低碳化转型。另一方面，不断加大对资金、人才与技术的投入，优化资源要素的配置，推动传统产业绿色转型升级。

（二）建立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推动国家绿色低碳发展提质增效

政府环境治理能力是对政府投入资金、人力、资源等成本在生态环境治理中取得成果的评价，是衡量政府环境治理水平和生态环境保护意识的重要指标[26]。我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处于从“治”理迈向“智”理的关键阶段[27]。以数字政府建设驱动国家治理的智能化转型，是当前和今后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在推动社会绿色转型、培育绿色发展能力的过程中，要通过改革与创新，推动政府数字化、智能化运行，为绿色技术进行颠覆式创新创造条件，为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提供治理保障。

提高政府绿色化治理能力。首先，通过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等先进技术，增强政府对于环境治理的分析能力与决策能力，从而实施更加精确、高效的治理，实现社会的绿色发展，为新质生产力助力绿色发展提供技术支持；其次，通过加强对绿色科技的支持与供给力度，为数字化与制度化改革的深度融合给予资金与政策支持。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与数据支撑，因地制宜对社会基础设施进行改造升级，对城市各种资源进行高效配置和管理；推动社会治理协同高效，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与跨部门协作；有效提高环境治理的效率和水平，实现政府绿色发展管理与服务的智能化、精细化和动态化。最后，通过建立统一的数据管理平台，整合来自各地区环境发展的相关数据，推动地区之间环境治理数据的整合与共享，在实现数据互联互通和数字政府建设的同时，守护公众的信任，共同促进社会的绿色发展。

提高政府智能化治理能力。创新对市场绿色经济体系提质增效具有抓手作用，智能化的抓手对于绿色经济体系的建立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科学的政府环境治理有利于激发科技创新能力的提升，从而促进新质生产力的发展。一方面，要优化以智能化赋能绿色经济体系的政策环境，建立相关体制机制，发展绿色技术、推出绿色产品，增强市场调控的灵活度与精准度，依托智能算法的精确性和预测性优势，扩展经济数据可得性，提高市场数据动态监测水平，助力绿色经济更好地应对市场波动和外部冲击，提高经济体的适应能力和韧性。加速经济结构的优化升级和增长模式的转变。另一方面，要充分发挥国家对于绿色经济发展的政策干预和调节作用，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破除制约新质生产力发展的各种壁垒，充分发挥新质生产力对高质量发展的主导性作用，从而激发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活力和动力。通过政府引导与市场调节相互促进，打通国内大市场和要素循环通道，促使国内更多的非垄断企业在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中提升经济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促使市场结构优化和整体资源配置效率提升，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

（三）推动产业体系深度转型，助力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

绿色发展离不开完善的产业体系。要实现产业体系的持续升级与现代化，关键在于确保新质生产力的稳健和持续发展。要通过发展新质生产力，对传统产业进行全面改造和升级，促进产业体系的深度转型，赋能绿色发展的现代化产业体系的构建和完善。同时，大力支持和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与未来产业，为现代化产业研发新技术、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凝聚更大活力。

构建并完善绿色低碳产业体系。一方面，以加快传统能源产业的绿色低碳化为核心，构建以清洁能源和低碳技术为特点的新型能源系统。积极开发风能、水能及地热能等可再生能源，并逐步引入其他新能源来优化能源结构，减少对石油燃料的依赖。同时，加强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业产能过剩问题的管理，提升能源使用效率，改善能源消耗的环境影响。通过推动传统行业的绿色低碳转型，促进全社会可持续发展。另一方面，推动建筑业走上绿色低碳发展道路，助力全社会绿色转型。通过对现有建筑设施进行节能改造，制定并执行绿色建筑材料、设计、生产和运营管理的标准，提高建筑项目的低碳管理水平，确保从设计到运营的全周期低碳化。同时，应着力于交通运输业的绿色低碳变革，普及多式联运体系以优化资源利用，加快形成绿色低碳交通运输体系。

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绿色清洁技术，培育壮大战略性新兴产业，从而优化产业结构，构建现代绿色经济体系，培养绿色产业发展新动能。新质生产力是与数智化机器设备、数智化劳动者、数字基础设施、海量数据、新算力、新能源、新材料等新要素紧密结合的生产力新形态[28]

。一方面，发挥绿色产业的龙头带动作用，坚持以高端化、持续化、清洁化为产业布局导向，优化产业配置，坚持自主创新与对外开放相结合，加强我国绿色产业的国际交流与合作，增强技术创新在环境保护领域的交流互动，以前沿的先进技术与绿色发展理念赋能新质生产力，加快我国绿色产业化进程。另一方面，为了推动绿色产业的繁荣发展，要致力于打造多方参与、共同合作的绿色产业生态圈，将重大的科研成果转化为绿色生产力，在绿色产业体系中打造涵盖技术研发、产品应用及社会推广的全产业链格局，形成完整的绿色经济产业链。

提前规划布局未来产业。培育生态产品，有利于拓宽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催生出新产业和新业态[29]。为了构建和完善绿色低碳现代化产业体系，需重点关注与减碳、降碳和固碳紧密相关的领域，特别是新能源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推动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升级与发展，助力交通运输体系实现低碳转型，通过普及电动汽车、氢燃料电池汽车等低碳交通工具，减少传统燃油车的排放，优化交通运输系统的环境影响。完善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标准体系，引导产业高质量发展，建立产业集群以促进产业内部的合作与竞争，加速绿色产业的发展。探索绿色低碳转型新路径，加快形成未来产业的标准体系，引导创新资源向先导性和支柱性产业集中，重视新应用场景的开发，通过加速市场拓展，推动未来产业的实际应用，开辟绿色领域新的发展道路。

（四）优化整合绿色生产要素，完善绿色发展支持机制

制度是提升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保障，而激发绿色机制的创新活力则是促进绿色发展的关键。绿色发展不仅是环境保护的需要，更是可持续发展的核心。要实现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必须激发绿色生产要素的活力，完善绿色发展的体制机制创新活力[30]。

1. 建立健全完善的绿色要素支撑体系。首先，通过持续扩大高质量、创新的绿色生态产品与服务的市场供给来激活要素的经济潜能，构建一个更为完整且协调的绿色供应链，从而提升整体经济体系中的绿色含量和质量，推动绿色产品标准化和品牌化，提高市场认可度和竞争力。其次，通过构建高效的市场交易平台，并在此基础上完善交易规则和服务机制，确保资源得到最优配置和高效利用，推动绿色要素市场的健康发展，实施一系列重大绿色项目，涵盖可再生能源开发、设备更新与改造、减污降碳协同增效、绿色消费推广、绿色低碳科技创新以及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这些举措不仅能为绿色经济的发展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还将促进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最后，创新生态资源的开发利用机制，并高效整合各类资金，避免无效或低效的投资行为。构建科学且合理的投资评估系统以提升资金使用效能，确保每项投资均能实现其最大潜力，从而促进

绿色经济的稳定健康发展。与此同时，应积极引导私营部门及社会各界参与绿色项目开发，形成政府引导，企业为主，社会参与的良好格局，实现经济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

2.建立健全推动绿色转型的长效机制。首先，政策的有效性不仅取决于政策本身，还取决于其实施方式和执行体系。创新政策实施方式，建立科学合理的执行体系，通过政策引导和经济杠杆作用，激发绿色生产要素的活力。通过降低绿色产业的税收、提供绿色金融支持、鼓励绿色投资和合理制定绿色产品价格等措施，确保绿色发展政策的持续性和稳定性。完善支持绿色发展的财税、金融、投资和价格等政策，有效促进绿色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利用。其次，系统推进“双碳”工作，加强顶层设计，统筹规划实施。通过大规模植树造林和森林保护，增加碳汇能力，打造森林碳汇体系。同时，同步推进重点行业的设备更新与改造，实现碳排放降低目标，大力推进现代化生态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将其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重要抓手，为绿色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进而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最后，鼓励发展“碳汇经济”和“氧吧经济”，通过打造“氧吧”地区，吸引游客，发展生态旅游和绿色农业，创建“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践创新模式，这不仅能够提升经济效益，还能带来显著的社会效益。通过制定和实施环保标准，推动重大绿色工程的实施和创建，激发绿色机制的新活力。

（五）健全绿色科技人才培养机制，培育高技能水平的新型劳动者

生产要素的空间布局优化、区域产业的协调发展，其中最具有能动性的就是人的合理流动和优化布局，特别是高素质、高技能的劳动力的区域优化配置[31]。要以高素质人才队伍引领绿色发展，加大对人才的培养和激励力度，培养绿色科技人才。

1.完善绿色技术人才激励战略。生产力的本质是社会劳动生产力。在国家创新体系中，政策提供了条件和环境，但创新最终依赖于人的智慧和努力。中国通过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不仅培育了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创新型企业和人才，还推广了创新创业文化，使新质劳动力在社会中广泛参与。加快生产要素的配置与跃升，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重要路径。因此，我们不仅需要增加新质劳动力的数量，更需要培养高素质的人才队伍，完善创新机制，激发高素质人才创新活力，助力绿色发展目标的实现。

2.完善人才培养模式。畅通教育、科技和人才的良性循环，通过搜集与完善我国生态环境保护的相关信息与平台，完善人才使用和合理流动的体制机制。坚持环保人才引领发展的战略地位，破除体制机制障碍[32]。通过培养生态环保人才，催生绿色低碳科技与低碳环保成果，壮大国家科技人才队伍，

搭建多元化、多层次、多领域的平台，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与绿色企业三方联合的培养模式，为环境治理人才提供创新发展的平台与机遇。为高水平的环境保护人员提供政策保障，形成具有中国特色、具备国际治理水平的环境治理与保护体系。同时，增强人才交流学习的国际性和全球性，在国际上广泛开展环境治理相关议题的分享与交流。教育部相关部门应同步完善国家环境治理人才相关信息的管理平台，制定环境治理人员的层级标准，推动国家环境治理人才与科技人员的合作与发展。

六、结语

以绿色、创新为底色的新质生产力是新时代生产力发展的新趋势，这不仅是助力我国绿色发展的关键举措，更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的核心要义。推动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与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内在耦合，是对马克思生产力理论的继承与发展。发展新质生产力所带来的创新性的绿色技术、高质量环境治理人才、绿色经济体系以及传统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是实现绿色发展的重大驱动力，更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现实诉求。基于此，必须发挥绿色科学技术对于新质生产力的赋能作用，建立健全新质生产力治理体系，通过国家创新人才的卓越贡献激发新质生产力的潜能，强化绿色发展的质量与效能，有力推动绿色发展进程。总之，要牢牢把握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绿色发展这一重大机遇，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促进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实现经济社会绿色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N].人民日报,2022-10-26．

[2]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一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N].人民日报,2024-02-02.

[3] 刘华军,吴倩敏.新时代十年中国绿色发展之路[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24,(3)．

[4] 任铃.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中国特色——独特价值观、生态观和文明观[J].学习与探索,202

4,(7)．

[5] 余敏江.“中国之治”的绿色现代化图景[J].学术交流,2020,(12)．

[6] 徐嘉祺,刘雯.新时代绿色生活方式转型面临的困境与对策[J].理论探讨,2023,(3)．

[7] 韩晶,蓝庆新.新发展阶段绿色发展的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8] 周昊天,段小梅.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贸易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现实困境与实施路径[J].价格月刊,2024,(9)．

[9] 张夏恒.新质生产力赋能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内在逻辑与实现路径[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

[10] 赵晓宇,张丽.新质生产力的绿色阐释[J].晋阳学刊,2024,(4)．

[11] 李晶,韦顺国.新质生产力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现代化的内在逻辑与实践路径——基于马克思生产力思想的生态解读[J].四川行政学院学报,2024,(5)．

[12] 王士荣.新质生产力赋能中国式现代化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及实现路径[J].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24,(3)．

[13] 邓洲,吴海军,杨登宇.加速工业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历史、特征和路径[J].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4)．

[14] 黄群慧,盛方富.新质生产力系统：要素特质、结构承载与功能取向[J].改革,2024,(2)．

[15] 杜仕菊,叶晓宣.新质生产力赋能绿色发展的逻辑理路、价值意蕴与实践路径[J].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9)．

[16] 姜长云.新质生产力的内涵要义、发展要求和发展重点[J].西部论坛,2024,(2) .

[17] 赵剑波,史丹,邓洲.高质量发展的内涵研究[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9,(11).

[18] 卢江,郭子昂,王煜萍.新质生产力发展水平、区域差异与提升路径[J].重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3).

[19] 张涛.新质生产力赋能生态文明建设：理论逻辑与实践路径[J].中国商论,2024,(16).

[20] 曾贤刚,毕瑞亨.绿色经济发展总体评价与区域差异分析[J].环境科学研究,2014,(12).

[21] 金晓斌,沈镭,黄贤金,等.新质生产力赋能自然资源高质量管理：逻辑与路径[J].自然资源学报,2024,(9).

[22] 刘帅,杜文宇.新质生产力助推能源结构低碳转型研究[J].中国矿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5).

[23] 刘莉,任广乾.新质生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价值意蕴、理论逻辑与实践指向[J].财会月刊,2024,(9).

[24] 王珏.新质生产力：一个理论框架与指标体系[J].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1).

[25] 张瑾.打赢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需多向发力[N].科技日报,2024-03-07 .

[26] 姜爱林,陈海秋,张志辉.中国城市环境治理的绩效、不足与创新对策[J].江淮论坛,2008,(4).

[27] 辛泊达,吕连宏,董京京,等.政府环境治理能力对新质生产力的影响及其机制研究[J].环境科学研究,2024,(9).

[28] 石建勋,徐玲.加快形成新质生产力的重大战略意义及实现路径研究[J].财经问题研究,2024,(1).

[29] 王金南.加快发展新质生产力 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N].人民政协报,2024-03-09 .

[30] 隋洪波.随“绿”而行，向“新”而兴 因地制宜发展绿色生产力[J].红旗文稿,2024,(12).

[31] 周绍东,张恒.以区域产业协调的“五大创新机制”推动新质生产力发展[J].社会科学辑刊,2024,(4)．

[32] 胡啟斌,刘西诺.新质生产力赋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机制与路径研究[J].决策与信息,2024,(7)．

[责任编辑：李利林]

New Productivity Empowers Green Development: Internal Logic, Value Implication and Practical Path

YANG Shuming, CAI Zhengfei

Abstract: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is an important support for green development. Practicing the concept of green development provides a continuous impetu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New productivity empowers green development with rich value implications, which can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green and low-carbon industrial economic system, form a green and healthy lifestyle, and promote the restoration and governance of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should point to the practical path at the realistic level. We must vigorously promote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mprove the system and mechanism,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green production factors, improve the talent incentive system, promote the improvement of the green economic system, and take multiple measures to jointly promote the green development of new productive forces to achieve practical results and realize the modernization of harmonious coexistence between man and nature.

Keywords: new quality productivity ; green development ; low-carbon economy ;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基金项目] 国家治理湖北协同创新中心重点项目（GJZL23D04）

[作者简介] 杨述明，男，湖北保康人，经济学博士，华中科技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特聘研究员，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主要从事国家治理、政府治理、智能社会等研究；蔡郑菲，女，湖北襄阳人，湖北省社会科学院硕士研究生。